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姜尚伐商 第二十二回 西伯侯文王吐子

殷破敗厲聲曰：「汝是何人，敢攔住去路？」雷震子答曰：「吾乃西伯文王第百子，雷震子是也。吾父王乃仁人君子，賢德丈夫，事君盡忠，事親盡孝，交友以信，視臣以義，治民以禮，處天下以道。因奉吾師法旨，下山特來迎接我父王歸國，使我父子重逢。你二人好好回去，不必言勇。我師曾分付，不可傷人間眾生，故教汝速退便了。」

殷破敗笑曰：「好醜匹夫！焉敢口出大言，煽惑三軍，欺吾不勇！」乃縱馬舞刀來取。

雷震子將手中棍架住曰：「不要來，你想必要與我定個雌雄，這也可。只是奈我父王之言，師父之命，不敢有違。且試一試與你看。」

雷震子將脅下翅一聲響飛起空中，有風雷之聲，腳登山，頭望下。看見西邊有一山嘴，往外撲看，雷震子說：「待我把這山嘴打一棍你看。」一聲響亮，山嘴滾下一半。

雷震子轉身落下來，對二將言曰：「你的頭可有這山結實？」二將見此兇惡，魂不附體。

殷破敗言曰：「雷震子，聽你之言，我等暫回朝歌見駕，且讓你回去。」二將軍見此光景，料不能勝他，只得回去。

雷震子復上山來見文王。文王姬昌嚇得痴了。

雷震子曰：「奉父王之命，去退追兵，趕父王二將殷破敗、雷開，他二人被孩兒以好言勸他回去了。如今孩兒要送父王出五關。」

文王曰：「我隨身自有銅符、令箭，到關照驗，方可出關。」

雷震子曰：「父王不必如此。若照銅符，有誤父王歸期。如今事已急迫，恐後面又有兵來，終是不了之局。待孩兒背父王，一時飛出五關，免得又有異端。」

文王聽罷：「我兒話雖是好，此馬如何出得去？」

雷震子曰：「且顧父王出關，馬匹之事甚小。」

文王曰：「此馬隨我患難七年，今日一旦便棄他，我心何忍？」

雷震子曰：「事已到此，豈是好為此不良之事，君子所以棄小而全大。」

文王上前，以手拍馬，歎曰：「馬！非昌不仁，捨你出關，奈恐追兵復至，我命難逃，我今別你，任憑你去罷，另擇良主。」

文王道罷，灑淚別馬。

雷震子曰：「父王快些，不必久羈。」

文王伏在雷震子背上，把二目緊閉，耳聞風聲，不過一刻，已出了五關，來到金雞嶺，落將下來。

雷震子曰：「父王，已出五關了。」

文王睜開二目，已知是本土，大喜曰：「今日復見我故鄉之地，皆賴孩兒之力！」

雷震子曰：「父王前途保重！孩兒就此告歸。」

文王驚問曰：「我兒，你為何中途拋我，這是何說？」

雷震子曰：「奉師父之命，止救父王出關，即歸山河。今不敢有違，恐負師言，孩兒有罪。父王先歸家國。孩兒學全道術，不久下山，再拜尊顏。」雷震子叩頭，與文王灑淚而別。

文王獨自一人，又無馬匹，步行一日。文王年紀高邁，跋拔艱難。抵暮，見一客舍。文王投店歇宿。次日起程，囊乏無資。

店小兒曰：「歇房與酒飯錢，為何一文不與？」

文王曰：「因空乏到此，權且暫記，俟到西岐，著人加利送來。」

店小兒怒曰：「此處比別處不同。俺這西岐，撒不得野，騙不得人。西伯侯千歲以仁義而化萬民，行人讓路，道不拾遺，夜無犬吠，萬民安而受安康，湛湛青天，朗朗舜日。好好拿出銀子，算還明白，放你去；若是遲延，送你到西岐，見上大夫散宜生老爺，那時悔之晚矣。」

文王曰：「我決不失信。」

店主人出來問道：「為何事吵鬧？」店小兒把文王欠缺飯錢說了一遍。

店主人見文王年雖高邁，精神相貌不凡，問曰：「你往西岐來做甚麼事？因何盤費也無？我又不相識你，怎麼記飯錢？說得明白，方可記與你去。」

文王曰：「店主人，我非別人，乃西伯侯是也。因囚羸里七年，蒙聖恩赦宥歸國；幸逢吾兒雷震子救我出五關，因此囊內空虛。權記你數日，俟吾到西岐，差官送來，決不相負。」

那店家聽得西伯侯，慌忙倒身下拜，口稱：「大王千歲！子民肉眼，有失接駕之罪！復請大王入內，進獻壺漿，子民親送大王歸國。」

文王問曰：「你姓甚名誰？」

店主人曰：「子民姓申，名傑，五代世居於此。」

文王大喜，問申傑曰：「你可有馬，借一匹與我騎著好行，俟歸國必當厚謝。」

申傑曰：「子民皆小戶之家，那有馬匹。家下止有磨麵驢兒，收拾鞍轡，大王暫借此前行。小人親隨伏侍。」

文王大悅，離了金雞嶺，過了首陽山，一路上曉行夜宿。

時值深秋天氣，只見金風颯颯，梧葉飄飄，楓林翠色，景物雖是堪觀。怎奈寒烏悲風，蛩聲慘切；況西伯又是久離故鄉，睹此一片景色，心中如何安泰。恨不得一時就到西岐，與母子夫妻相會，以慰愁懷。

文王母太姜在宮中思想西伯，忽然風過三陣，風中竟帶吼聲。太姜命侍兒焚香，取金錢演先天數，知西伯某日某時，已至西岐。

太姜大喜，忙傳令百官、眾世子，往西岐接駕。眾文武與各位公子無不歡喜，人人大悅。西岐萬民，牽羊擔酒，戶戶焚香，氤氳拂道。文武百官與眾位公子，各穿大紅吉服。此時骨肉完聚，龍虎重逢，倍增喜氣。

文王同申傑行西岐來，轉過迢遙徑路，依然又見故園，文王不覺心中悽慘，想：「昔日朝商之時，遭此大難，不意今日回歸，又是七載。青山依舊，人面已非。」正嗟歎間，只見兩杆紅旗招展，大砲一聲，簇擁出一隊人馬。

文王心中正驚疑未定，只見左有大將軍南宮适，右有上大夫散宜生，引了四賢、八俊、三十六傑，辛甲、辛免、太顛、閔夭、祁恭、尹籍伏於道傍。

次子姬發近前拜伏驢前曰：「父王羈縻異國，時月累更，為人子不能分憂代患，誠天地間之罪人，望父王寬恕。今日復睹慈顏，不勝欣慰！」

文王見眾文武、世子多人，不覺淚下：「孤想今日不勝悽慘。孤已無家而有家，無國而有國，無臣而有臣，無子而有子，陷身七載，羈囚羸里，自甘老死，今幸得見天日，與爾等復能完聚，睹此反覺悽慘耳。」

大夫散宜生啟曰：「昔成湯亦因於夏臺，一旦還國，而有事於天下。今主公歸國，更修德政，育養民生，俟時而動，安知今日

之羞里，非昔之夏臺乎？」

文王曰：「大夫之言，豈是為孤之言，亦非臣下事上之理。昌有罪商都，蒙聖恩羈而不殺。雖七載之囚，正天子浩蕩洪恩；雖頂踵亦不能報。後又進爵文王，賜黃鉞、白旄，特專征伐，赦孤歸國。此何等殊恩！當盡臣節，捐軀報國，猶不能效涓涓之萬一耳。大夫何故出此言，使諸文武而動不肖之念也。」

諸皆悅服。姬發近前；「請父王更衣乘輦。」

文王依其言，換了王服，乘輦，命申傑隨進西岐。一路上歡聲擁道，樂奏笙簧，戶戶焚香，家家結彩。文王端坐鑾輿，兩邊的執事成行，旛幢蔽日。

散宜生曰：「今大王歸國，萬民瞻仰，欲親覲天顏，愚民欣慰。」

文王聽見眾臣如此，方換騎逍遙馬。

眾民歡聲大振曰：「今日西岐有主矣！」人人歡悅，各各傾心。

文王出小龍山口，見兩邊文武、九十八子相隨，獨不見長子邑考。因想其醢屍之苦，羞里自啖子肉，不覺心中大痛，淚如雨下。

文王至西岐城，進端門，到大殿。公子姬發扶文王入後宮，調理湯藥。

文王恙愈陞殿，文武百官上殿朝賀畢，文王宣上大夫散宜生，宜生拜伏於地。

文王曰：「孤朝天子，算有七年之厄，不料長子邑考為孤遭戮，此乃天數。不期歸程殷、雷二將奉旨追襲，多虧雷震子救我出了五關。後行至申傑店中，感申傑以驢兒送孤，一路扶持。命官重賞，使申傑回家。」

宜生跪啟曰：「主公德貫天下，仁布四方，三分天下，二分歸周。萬民受其安康，百姓無不瞻仰。主公已歸西土，真如龍歸大海，虎復深山，自宜養時待動。況天下已反四百諸侯，而紂王肆行不道，謂上天不足畏，謂善不足為，酒色荒淫，罔有俊改。臣料朝歌不久屬他人矣。」

言未畢，殿西來一人大呼曰：「今日大王已歸故土，當得為公子報醢屍之讎！況今西岐雄兵四十萬，戰將六十員，正宜殺進五關，圍住朝歌，斬費仲、妲己於市曹，廢棄昏君，另立明主，以泄天下之忿！」

文王聽而不悅曰：「孤以二卿為忠義之士，西土賴之以安，今日出不忠之言，是先自處於不赦之地，而尚敢言報怨滅讎之語！天子乃萬國之元首，縱有過，臣且不敢言，尚敢正君之過。縱有失，子亦不敢語，況敢正父之失。所以君叫臣死，不敢不死；父叫子亡，不敢不亡。為人臣子，先以忠孝為首，而敢以直忤君父哉。」

南宮适曰：「公子進貢，代父贖罪，非有逆謀，如何竟遭醢屍之慘，情法難容。故當勦無道以正天下，此亦萬民之心也。」

文王曰：「邑考不遵父訓，自恃驕拗，執忠孝之大節，不知從權。孤今奉公守法，不妄為，不悖德，兢兢以盡臣節。孤既歸國，當以化行俗美為先，民豐物阜為務，則百姓自受安康，孤與卿等共享太平。耳不聞兵戈之聲，眼不見征伐之事，身不受鞍馬之勞，心不懸勝敗之擾。即此是福，即此是樂。又何必勞民傷財，糜爛其民，然後以為功哉。」

南宮适、散宜生聽文王之訓，頓首叩謝。

文王曰：「孤思西岐正南欲造一臺，名曰靈臺。孤恐木工之工，非諸侯所作，勞傷百姓；然而造此靈臺，以應災祥之兆。」

散宜生奏曰：「大王造此靈臺，既為應災祥而設，乃為西土之民，非為遊觀之樂，何為勞民哉。況主公仁愛，功及昆蟲草木，萬姓無不啣恩。若大王出示，萬民自是樂役。若大王不輕用民力，仍給工銀一錢，任民自便，隨其所欲，不去強他，這也無害於事。況又是為西土人民應災祥之故，民何不樂為。」

文王大喜；「大夫此言方合孤意。」隨出示張掛各門。